疑辨錄

疑辨録序

臣聞唐儒韓愈有云師者所以辨疑而解惑也臣昔為祭酒時旣以辨疑為職每遇六堂會講之暇諸生有疑而問者必與辨焉欲其易曉初不懼其詞之俚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究極玄奥理盡于之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名有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illegible]唐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義[illegible]服之事堯舜曆象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與夫

郊祀社稷宗廟之禮皆先王經世大典柰何一千年間互承譌謬莫適指歸改正之說既使先王之法上達乎天尚右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乎地故互與諸生各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録所得以備參考乃又取而裁之名曰擬辨録既嘗具本上進以塵

御覽復俾諸生各録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士亦所謂寧為朱子忠臣毋為朱子佞臣之意云耳抑此與諸生講辨不得不爾若夫科舉之作文義者仍以大全為主而無用乎此云

成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禮部右侍郎臣周洪謨序

𪽈辯錄卷目

疑辯錄上

禮部尚書周洪謨撰　青陽州

先儒訓經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

易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伏羲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紝自黃帝始也先儒楊氏不得其義乃謂教民鮮食自伏羲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教民織絍自黃帝始殊不思天地生物以來既有昆蟲必有鳥獸魚鱉之屬既有草木必有黍稷稻粱之類故傳記謂邃古之人茹毛飲血食草木之實衣鳥獸之皮蓋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屨也何以踐霜露今則謂鮮粒之食始於羲農織絍之制始於黃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饑黃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幾何其不至於烕乎夫謂鮮粒之食始於羲農固不足徵猶為無害於義乃若謂織絍之制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羲農之世無衣

服冠屨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皆建三皇祠廟而肖
羲農之像躶身跣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但被以木葉
而已且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爲之而傳記亦
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二十五絃之瑟棲羲
削桐爲琴絙絲爲絃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爲布帛[illegible]
皮以爲裘褐衣服冠屨必皆有之但其制樸素無文
至黃帝而始爲冕旒充纊玄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
耳凡爲羲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冠屨可也

書堯典

堯命羲和

蔡傳謂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測之或差夫分職頒布者豈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叔頒秋冬曆乎未必若是紛紛而不統於一也故下文平秩東作云者又謂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似謂四子各頒四時曆而不見自朝廷頒之天下也蓋上文敬授人時者即古者以冬頒來歲之朔於諸侯而此下四節則欲四子考驗已頒之曆而平秩將來之曆耳如羲仲則欲其居測候之所謹測影之事考之時刻發斂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齟齬焉然後促其

曆之無差此考驗已須之曆然也凡來歲束作之事必均次其節氣早晚先後之宜以爲春曆俟冬而須之此均次將來之曆然也蓋四子考驗在分至之日而造四時曆者則皆預爲之亦猶今欽天監四時晝夜推測者即考驗之事而編次來年之曆二月初吉其功已畢與堯典所載實同一轍此可見帝堯造曆授時之制可以爲萬世法也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氏以璿爲玉蔡氏以璿爲珠謂以珠玉飾機衡下

文言以齊七政則不但以珠玉飾之取其貴重華美而已必是以珠玉為日月星辰之象而貫於機也七政者蔡氏本孔傳以為日月五星然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蔡氏謂星則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則以日月所會分周天為十二次則是二十八宿十二辰與日月五星皆附於機象之上至此但言日月五星而不及二十八宿十二辰者則是前後自相矛盾其意蓋謂若增以二十八宿及十二辰則於七政為講不通臣則以為七政者恐指三光四時而言觀帝堯始命羲和曰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次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拳拳著察三光以正四時蓋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會次於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機衡之上豈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及十二辰哉孔氏意謂日月五星遲速順逆之無定次者不可不察列宿諸辰之有定體者無事乎察若然則中星終不可定會次終不可審而堯之命羲和者何

必言考中星造曆象者何必兼言辰也孔氏因其數之拘而將使聖人遺法不復備傳於後世豈不惜哉又讀者疑三光之象附於機衡者可察而四時則不可察殊不知察日月於諸辰者既所以察氣朔之盈虛察中星於列宿者即所以察分至之差否三光順四時而行四時由三光而定是機衡之在既有以齊日月星辰之運即有以齊春夏秋冬之序三光齊於上而天道正矣四時齊於下而人事脩矣聖人敬天勤民之政不外此七者故曰七政也

禋于六宗

六宗蔡氏本孔傳引祭法之說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則以為坎壇雩宗非所當祭坎壇以禳祈為事言寒暑之過不及則禳卻而祈求之雩宗以吁嗟禱為義言水旱之為民患則吁嗟而請禱之是寒暑當祭於寒暑愆期之時水旱當祭於水旱爲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也何用乎禳祈吁嗟禱哉且先儒鄭氏謂天子雩上帝朱子亦謂舜雩祭天禱雨之處經既云類上帝則不應又雩上帝按當時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地祇是尊

於后土人鬼莫尊於宗廟今言望于山川而反遺后土徧于群神而又遺宗廟殊不知后土其界而山川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豈可舍毋而祭子舍主而祭賓哉蓋六禋祭者曰時曰昭曰月曰星曰辰曰社稷曰宗廟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無不祀有社必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以供大社之用是社稷者唐虞之所必有也既禋以祭后土而又望于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既告文祖之廟而其餘諸廟亦當徧祭告以至徧于群神則人鬼之屬無不秩如是則三禮畢備而無遺矣學者攷禮尚書

為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非所宜合殊不知
六禋各祭於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也日王宮祭
日不可兼祭乎時四坎各祭於其方望東而祭泰山
則不可兼望乎西望西而祭華嶽則不可兼望乎東
故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同合一時祭享之禮也自漢以來歐陽及大小夏侯
言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
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荒昧而無
據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
水澤卽山川之屬其說拘礙而難行賈逵以為天宗

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則不應又有地宗之祭焉𡿨以為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為六宗既類於上帝則不應又有祀天之說鄭玄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象張廸以為六代帝王而不知已該於群神之徧張髦以為三昭三穆而不應獨指為宗廟之祭通典以為昊天上帝與五帝為六而于上帝之類亦為重複要之皆非確論今熊氏引祭法之說雖若有所憑據然以三禮論之則寒暑水旱誠非所當告而社稷宗廟誠非所當

遺政

大誥至多方八篇

周受商民之難

周書多方篇註先儒蘇氏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蘇人自膏火中出則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禦也臣以爲不然蓋向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簞厥玄黃昭我周王者非殷之臣乃紂所虐害之烝民也所擠棄之

黎老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既歷三紀閑之擿類者非殷之民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則殷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當紂之時尚有蔓兖青之地奄之屢叛實在兖州之境蓋紂黨之鷙桀者也至於徐戎淮夷之叛安知非紂黨之散居徐淮者乎孟子曰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為皆紂虐民者可謂得之矣然滅之云者豈盡類無遺哉

過誅其君長而已其五十國餘黨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討之不可勝誅以所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胥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煽人之國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胥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胥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君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質告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

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殺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

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

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

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

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

非紂餘黨而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

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喪服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illegible]之言以爲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冠與受先王顧命傳天下之大統者其事孰大而孰小其禮孰重而孰輕也諸儒謂成王嗣位周公以王室懿親猶遭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名公畢公爲國元老而慮及此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朝諸侯其說蓋得之矣夫受顧命正大位者乃朝廷非常之大禮非區區冠儀之可比也故君冕而世子生者大祝猶得裨冕奠幣以告于神生子而告且不

可以凶服而況非常大禮乃可以凶服乎向者武王崩成王即位其行禮必周公經畫已有定式召公畢公皆所親見今成王崩逆子釗以正大統其制豈必改周公之舊哉蓋遭非常之變舉非常之禮又必從非常之權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大業也後世漢唐新君即位必行冊禮蓋亦見於此矣孔子定書惟此篇最為詳悉聖人之憂患後世其至矣夫

詩豳風

七月篇傳稱周先公迭用三正

七月之篇傳引東萊呂氏謂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

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或又謂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使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蓋改歲者四時始於春而終於冬今十月既為冬則將復改而為春十二支始於子而終於亥今十月既為亥則將復改而為子亦猶書稱冬為朔易之義非謂改年而建子也且三代改正各新一代之制度耳豈以蕞爾之國奉夏商正朔安得私立制度既建子而又建丑哉

且夏故都在今山西夏縣商故都在今河南之偃師縣豳即陜西邠州豳去夏未及千里去亳則踰千里皆在當時侯服之外綏服之内非若四裔之遠而可遠王化者也夫子思生於周衰之日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有夏商之世而使豳迭用三正私立紀侯之法者耶

魯頌

閟宮鄘傳稱以王賜魯以郊祀

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先儒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臣觀之則蓋不然

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殁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耶按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佾則其尚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

春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原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皆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周公所制之禮至是而蕩然盡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

秋之義而修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

下世儒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

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是禮敗度莫此

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

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往旨是魯始用天子禮樂

夫設若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

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亦僭

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春秋

周正

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因作周正辨曰唐虞夏后皆以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以十二月為正朔而非以

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以十月為正朔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潁汪克寬輩則又遠於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

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實與名悖雖膚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臣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詆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春秋禮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

正紀之說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寖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寖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卦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

豈可外乎遂非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
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
者觀於易為可見矣
書經集三正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
有之臣按堯命舜居攝則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其下言歲二月東巡守者以正月受終之後以四仲
月巡狩四岳誠以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
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為卯則正月為寅者明矣是
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
革夏正改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

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舜之告廟既以正月上日禹之告廟亦以正月朔旦則三聖皆以寅月為正朔者審矣夏既以建寅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渡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　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誤矣

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曆遡而上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拘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合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世儒不信聖人之

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西成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氷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氷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氷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甚爲可見矣

詩豳風說者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

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元張數言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布治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

遲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一月維夏也曰六月徂[illegible]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

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也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爲可見矣

周禮正月歲終正歲之說新安王氏謂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臣以爲不然如周既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亥月乃爲歲終也何得丑月爲歲終哉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

讀法如初哉盖正月猶寅反言歲終而月言正歲
猶新歲言正者端也正歲者周既建子史官紀年必
書曰元年十有一月次年則書曰二年十有一月是
新歲十一月以後乃一歲之終故稱曰正歲也至於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見十一月以後皆正歲所
統之月故云正歲十有一月逆周人以十有二月斬
冰使當時果改十月爲十二月則正歲十有二月斬
冰者爲不可通矣又若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亦謂子月以後農事既隙而可簡脩也周禮每以正
月歲終正歲爲序如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

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新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令

之正月也然周既建子則屬民讀法之類當以子月

而何皆在寅月哉蓋改年朝賀因在子月而其餘政

事皆在寅月故大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云

正月之吉始和而後布於鄉國都鄙使以子月爲正

月則是流之極何得稱爲始和哉不特是耳如周改

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

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

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

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者亦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薛氏之春令
爲耕擭溝瀆歛令寒耕拄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矣
既利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爲可見矣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
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
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
月而不改時意如十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
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月爲三月而時則
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縣之仲冬

皆以明年之十月爲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論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某者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遺其時矣曾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審矣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則襲漢儒之說而不之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必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殊不

思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則魯史書事始於冬十一月者未名爲春秋至孔子筆削始於春正月者乃名爲春秋安得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制度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紀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然魯旣用周正朔則魯公卽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

覲會同巡狩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

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安在其不
為異乎亦若後世晉太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
死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
也曰三月之大雨雪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又十月雨
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亦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
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
雨雹者亦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亦缺
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
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
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

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霰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當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開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

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氷正月納氷二月發
氷若以爲十一月無之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
一月之無氷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氷者言藏
氷之月無氷可藏則冬之無氷者可知矣二月無氷
者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今當廟薦而無氷焉則
凡以後之祭無氷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氷
而但曰無氷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
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
無氷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氷也至於正月雨木氷
孔氏謂仲冬之時猶有雨而著樹爲氷 記災異之過其

度殊不知啓地仲冬極煖有所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爲過何足爲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紀異亦猶後世觀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蹴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爲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不冰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陳定宇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意謂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爲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當皆爲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之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爲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之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爲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爲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

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甚彰彰然矣
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春秋皆可信矣諸儒乃
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
經之意未有不妄意增改而傳會穿鑿者矣何足徵
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益為可見矣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此其為建辰之月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
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柔
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
以為九月十月蓋謂申酉之月禾稼將熟不須雨澤

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互竊以爲七八月之間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又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爲災則雨澤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爲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末可成徒杠十月末可成輿梁况當九月收穫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從田功畢然後爲之至于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爲之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

者觀論孟為可見矣
汲冢書亦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麦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汲冢書亦可見矣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

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是當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明矣始皇二十八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

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涖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十一月不爲二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十二月不爲三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爲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耶文顏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爲秦視三代不亦誤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史記漢書亦可見矣然則合是數

說則周曆之紀巳皆夏時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爲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爲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爲一以三統言之則爲人以四時言之則爲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爲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爲萬世爲邦者法也

周禮

祀五帝

周禮正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圜丘之外又四郊也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讖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為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

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月星以為日月乎鄭氏之說怪誕不經王肅輩排之以為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齋楊氏又非之以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故引程子所云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則五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楊氏之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但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為帝則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指以五行之神爲盛德大功充乎宇宙故稱為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

妣皆稱為皇考皇妣云 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旣稱為
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
祇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
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旣有定數，則亦無
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
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
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竟晃五臟，陰陽五
行不在天之外，竟晃五臟豈在身之外哉，況五行之
精著象於天則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
時則為五辰，形於庶徵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

以為五星乎則五星有槱燎之祭以為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以為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為五氣乎則雨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宣公作密畤祠青帝靈公作上畤祠黃帝作下畤祠炎帝漢高增以北畤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其周禮

秦火亂未爲全書冬官之缺劉歆以考工記補之其餘諸儒傳會穿鑿於其間者安保其必無哉姑併存之以俟知者

實柴祀星辰

實柴祀日月星辰疏云星者五緯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臣則以爲星者必兼指三垣二十八宿言非但五星而已如北極之拱衆星北斗之定四序二十八宿之分奠四方固有尊於五星者亦有儕於五星者何獨五星見祭而彼皆不預況周之祀禮咸秩無文豈有星之在祀典者舉此而遺彼乎且日月既祭而

其所會之次如析木星紀之類尚皆有祭豈有三垣列宿而不祭者乎後世祀天而旁及三垣列宿并周天諸星可謂得之矣

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漢儒謂司中者三能三階司命者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又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夫星名多出於讖緯之書台階文昌之星非有尊於三垣列宿者何獨以見祀風自有司風之神雨自有司雨之神箕好風畢好雨不過氣類之相感耳何得以爲風雨之神且月入箕畢則有風雨其不入箕畢之日

乃然風雨乎蓋上文實祭祀星辰則凡諸星皆祭矣此四者非四星之神必皆天神之屬中即上帝之吏奉命即上帝之命上帝降衷於民數命於下上天之事莫大於此必有為之司其事者皆所當祭以至風師司風之事雨師司雨之事豈無專祭而反祭氣類之相感者乎然則禋燎之祭非四星也

祀司民司祿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疏謂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信齋楊氏論司民司祿皆歸之天與氣數非有一星以主之者馬端臨譏其說徹

箋意謂以為諸星則亦無害蓋民者天民祿者天祿故稱為天之司民司祿先王之制祭祀五祀如門戶之果八蜡如昆虫之微尚皆有神以司之而見於祭報況天民天祿至貴至重豈無神以司之乎如馬氏之說則天下萬事萬物亦皆各有一星以主之耶必不然矣然則司民司祿非二星也

禮記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

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謂不言后土者省文耳上帝即天后土即地故諸儒皆謂郊以祭

大社以祭地也然天子之社既以祭地而諸侯大夫士庶人亦皆有社以祭地何也草廬吳氏曰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郊之祭天子所獨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臣以為不然古者尊天而親地方丘既設於王城之外而大社復立於王朝之內是以建諸侯戮罪人及出師獻捷必告諸社皆親地之事也然而禮云天子祭天地則是天地非天子不祭聖人制為禮法以詔萬世豈使臣民皆僭天子祭地之禮哉且五岳乃地祇之屬地尊而岳卑季氏旅泰山孔子譏其僭泰山之祭大夫尚

不可僭而地之祭士庶乃可僭乎然則天子之社祭后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祭方土也方土者天子之社其土五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而冒以黃土封建諸侯則數其方之色土與之是諸侯方土者一方之土耳故國之社祭一國之土郡之社祭一郡之土邑之社祭一邑之土里之社祭一里之土以至家有中霤祭一家之土也使如親地之說而謂中霤為祭地其可乎是知天子之祭后土者謂之祭地臣民之祭方土者不可謂之祭地也歷世儒者不達后土方土有尊卑之義而均謂之祭地可謂瀆禮亂經之甚矣

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

社祭土然土有后土有方土天子之社稷祭后土與穀也諸侯之社稷祭方土與穀也后土尊而穀卑猶父之與子也方土與穀郎六府之土穀並稱猶兄之與弟也夏書言不用命戮於社商書言欲遷其社周書言社于新邑但言社而不及稷者是可見三代社稷不同壇合祭至於周禮大宗伯序百神之祀實柴祀日月星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則日月星辰各為一壇也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五祀各祭於其所五岳各望於其方亦各為一祭也由此觀之

則社稷亦當各為一壇，故杜預謂社壇在京，稷壇在西，則未嘗同壇並列也。周禮既舉其綱，而其壇壝之同異、位次之高下，秦火之餘，不可得而詳矣。漢興，置稷於社，而各祠稷。至東漢始不置稷，大抵祭社必有稷，以稷之功切於養民耳。古今儒者率謂天子諸侯之社，名雖異而實則同，殊不知天子之社，祭天下之土；諸侯之社，祭一方之土。天下之土，非地乎？天子祭天下之土，非祭地乎？天子之社，既為祭地，則其社與稷之尊卑，不待較而明矣。如以為天子之社，亦祭土而非祭地，則太宗伯所稱社稷但祭土穀之神

而不祭地乎大小百神皆有祭而地獨無祭乎其說尤不可通矣臣故謂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於周禮可以推之也

三代以龍柱農棄為社稷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夫龍柱農棄皆人鬼非地祇也若然則龍柱農棄以前皆無

社稷乎三代之社稷但祭龍柱農棄則土穀之神終無祭乎盖先王社以祭地而社必有稷龍柱農棄不過配享於社稷而已後世以句龍配社周棄配稷是也然句龍之功不及神禹周棄之功不及神農乃捨此而取彼何哉或疑農禹帝王故不以配享然月令以五人帝配五天帝則農禹亦何嫌哉惟我

朝社稷配享不以先賢而以

祖宗是得時措之宜而未可以為萬世法矣

周書周禮所稱后土

周書武成稱后土周禮大宗伯稱后土皆指地言非

指后土之官言按家語及左傳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官也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曰該為蓐收曰脩曰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句龍兼食於社是謂句龍為后土之官而有平水土之功後世既祀以配五行之土神而又兼配享於社孔氏尚書傳疏謂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不知句龍為后土之官與經所謂后土不同而句龍配社者亦不可即指以為社皆失之矣鄭氏釋禮云后土為土神黎所食者是不知黎為祝

駁非爲后土亦失之矣蔡氏書傳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實承孔氏之誤

后土冡土大示地示土示之同異

陳氏禮書謂周禮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師宜于社則后土非社又謂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后土非地示以臣觀之則蓋不然泰誓言上帝冡土武成言昊天后土皆謂天與地也天曰神地曰示天神莫尊於上帝則上帝爲天之大神地示莫尊於后土則后土爲地之大示郊以祀上帝故曰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以祀后土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

也。且古者建諸侯，則鑿社之土與之，即所謂大封告后土也。武王興師，宜于冢土，即所謂大師宜於社也。何乃謂后土非社，又謂后土非地示哉。后土冢土大示地示，皆指地言。若夫土示，則猶所謂山林之示，丘陵之示，原隰之示而已。

明堂

古者享人鬼則有廟，而祀天神地祇，則壇壝服懸，而無廟祀之制。周禮序天地百神之祀，而未見有明堂祭上帝之說。自秦相呂不韋月令言明堂之制，天子所居，既以為臨御之堂，又以為享祀之所，由是鄭康

成謂明堂與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與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夫以明堂爲路寢乎則朝諸侯布政令之所而不可以祀祖宗以明堂爲辟雍乎則育人才施扑刑之地而不可以享人鬼祖宗人鬼尚不可享而況可以享上帝乎孝經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必非孔子之言也夫武王崩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以冢宰攝政方成王未免喪之日則凡祭祀皆代王以行禮及成王既免喪之後則凡祭祀皆佐王以成禮其祀文王者或代或佐皆成王之祀非周公之祀也成王以

祖配天何得謂之周公以父配天乎中庸言周公成
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
周公書爲禮制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非用死者
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以制禮言非以行禮言也且
論明堂者謂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
巳之地夫昊天上帝既郊祀於王國之南又不當廟
祀於丙巳之地此蓋漢儒旣僞造明堂位之書而於
此又實以傅會之說以見彼云周公負斧扆朝諸侯者
既踐天子之位而此云周公郊祀宗祀者又行天子
之禮豈乎周公制禮以詔萬世豈竊神器而僭大禮

者哉漢儒謬妄之極初不意其流毒後世以釀成王莽之禍也大抵明堂蓋即古者天子路寢後世大朝會之正衙至於巡狩四岳不可露次以朝諸侯故四岳之下亦有明堂而孟子以爲王者之堂布政之所亦未嘗以爲祀上帝祀先王者也自月令列奇詭之名設繁豐之制既謂之明堂而其中又有總章青陽玄堂太廟太室之別秦之阿房其幾蓋已萌於此矣又謂天子循十二月居十二堂夫人君恭己南面守正以觀天下豈每月頻遷而曲處者哉自其有季秋享帝之文故記禮者有明堂之祀序詩者有明堂享

祀之樂章集孝經者謬增孔子告曾子之言歷代儒者不察其非又從而推衍其說遂使漢以明堂祠太一五帝或特祠五帝唐以明堂祀五方五帝或以祀昊天上帝宋以明堂祀上帝又並祀五帝又以合祭天地而雜以天神地祇人鬼凡五百七十位或配以祖或配以父或配以群祖皆秦漢儒者詭誕偽說有以啓之耳是知明堂乃天子所居之堂而非享祀鬼神之廟也

宗廟

古者廟制南向始祖之廟居北群昭群穆之廟以次

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東向天子之祭廟
有堂事有室事堂事者設始祖南面之位於堂上昭
昭在東群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事者設始祖
東面之位於室中群昭在北群穆在南所謂饋食之
禮也堂事室事雖有不同而父為昭居左子為穆居
右者未嘗不同則是古者神道尚左非尚右也自漢
明帝謙貶自抑不立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
室章帝亦遵故事其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
西為上之制下歷魏晉以及唐宋莫不皆然大古者
祫祭之時始祖居西群昭群穆左右相向以次而東

者不得不以西為上後世設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
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為上之轍則凡為父者皆
居右而凡為子者皆居左矣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者果安在哉先正朱子祠堂之制亦從其說高
曾祖考自西而東以西為上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古制
太廟之祭與先王堂事如合符節雖廟制不同而所以
序昭穆者可謂一掃千載獘俗之陋矣惜天下學者
猶泥乎先儒尚右之說甚至有葬者亦夫右而婦左
至今閩浙尚有此俗殊不知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故孔子之墓東南向伯魚葬左子思葬右使古者果以右為尊則子思後死不當葬於右也

祭用尸

古者祭必有尸以象神也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尚書大傳言帝入唐郊丹朱為尸白虎通言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朱子語錄云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祀山川必是虞衡之類臣謂古者祭宗廟則有尸其餘天地社稷山川七

祀之類皆無尸也惟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東蓋出於漢儒傳會之說耳眉山蘇氏謂祭貓有貓之尸祭虎有虎之尸而或譏其近於俳優使祭天地百神而爲之尸不亦幾於瀆乎善哉杜佑之言曰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其後不知何時廢止至於有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專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强爲之釋乎

古者神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神道尚右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說夫神道尚右者果尚右而卑左乎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左乎必不然也蓋左爲陽右爲陰以皇天與后土言則天道爲陽而當左地道爲陰而當右以宗廟與社稷言則宗廟爲陽而當左社稷爲陰而當右獨以宗廟言則父尊而當左子卑而當右獨以社稷言則社尊而當左稷卑而當右自漢哀帝建平中王莽會群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共牢而食世祖建武中爲圓壇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向西上是惑於神道尚右之說天道之當左者反居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蓋莫不然故社稷北向則西為左而東為右乃使社居右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為左而穆為右乃使父在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率承故事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尚左之制郊丘之祭天左而地右

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謂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矣惟社稷之制未釐正也

古者人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謂古者尚右以臣考之則不然也孔子曰昔者

虞舜左禹而右臯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故居左臯陶爲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氏謂以其北面故東爲右西爲左是言大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立於門內之東也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立於門內之西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王南鄉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是言卿大夫在左而西面府史胥徒在右而東面也禮記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是言古者車上君位在左僕人在中勇士在右也又曰五戎而

分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是謂樂至五成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又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是謂奉祀之際君在左夫人在右也又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是謂臨喪之際男在左而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曰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是謂處事之際男貴左而女貴右也又曰軍尚左卒尚右是謂行師之際將尊左而卒尊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謂入門

之際賓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馳入代
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從至其下云皇帝即祚謁
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是自
右而遷左則左爲貴也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是
虛左以待賓則左爲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
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
傅會之說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一掃千載之弊習復先王之舊典而左是
尚可謂天地同道而陰陽合德矣
三代忠質文之尚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西漢儒者之談而歷代諸儒皆信其說臣獨以為不然夏禹之祗台德先商湯之肇脩人紀文武之克慎明德既躬行德化以率乎人而又設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乎倫是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夏之所尚不專於忠商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此三者皆美德今必謂各尚其一則其二非所尚矣何取此而捨彼也是故祗承于帝克勤于邦夏之尚忠也而菲食惡衣卑其宮室非尚質乎致美黻冕楼其文教非尚文乎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商之尚質也而百

姓王人罔不秉德非尚忠乎大護崇牙六瑚玉豆非尚文乎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周之尚文也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非尚忠乎先進稱野麻冕純儉非尚質乎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其俗尚之變自有不同況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而欲其俗尚之各歸一致何可得也數百里之內與數百里之外其俗尚之異自有不齊況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廣而欲其俗尚之各趨一轍何可得也是三代不專於質文之尚者卓卓然矣於乎古今俗尚固不同而所同者心也人君正其心以正其身正其身以正其家正

其家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則遠近莫不歸於正矣天下遠近皆歸於正則其俗尚之同不同何足較也